

新文学评论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中国新文学学会 主办

- 文学与人的成长 / 红柯
- 重审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 诗人档案 / 林莽
- 新文学史家访谈录 / 温儒敏
- 中山论坛 / 叙事的新变
- 小说故里 / 董之林

2012 / 4
VOL.1 NO.4

弘文堂评论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2012 / 4

顾

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 帆 古远清 艾 斐 刘醒龙
张 炯 杨 樾 陈平原 陈忠实
陈思和 周健明 於可训 苗得雨
姚海天 洪子诚 阎 纲 黄修己
温儒敏 舒信波 蒋守谦 熊德彪

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王庆生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庆生 王彬彬 乔以钢 刘 复 生 朱水涌
朱栋霖 严 辉 何言宏 何 锡 章 吴义勤
张永健 张志忠 张清华 张 新 颖 李云雷
李建军 李遇春 杨 扬 杨 彬 陈公仲
陈晓明 周晓明 周新民 欧阳友权 南 帆
施战军 柳忠秧 洪治纲 胡 亚 敏 贺仲明
贺桂梅 赵小琪 郭宝亮 阎 志 阎晶明
黄永林 程光炜 谢有顺 熊 元 义 樊 星

旧材料,新作品

- 施蛰存历史小说的身体叙事 任 瑜/75
- 难以告别的革命
- 先锋小说叙事伦理及其转向 单 昕/81
- 审美观念位移与1990年代初中国小说的叙事转型 杨 荣/88
- 地域文学的叙事空间
- 以文学中的“湘西形象”为例 周会凌/94
- 从去历史化、非历史化到重新历史化
- 新世纪小说叙事的实践与想象 李德南/100

纪念萧殷

- 萧殷先生的三大贡献 温儒敏/108
- 萧殷师与我的不解之缘 黄伟宗/110
- 略论萧殷的典型理论思想 刘安海/113
- 萧殷与延安文艺批评及其当下意义 吴 艳/119
- 历史脉络里的寒冷与温暖
- 萧殷小说分析 王学海/126

学院风骨

- 小说故里
- 论当代“精神还乡”的一种写作动因 董之林/130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

- 梅社考 尹奇岭/140
- 从世俗关怀的角度审视民国旧体诗话的现代性 彭继媛/147

中国新文学在海外

- 宋莉玲和程蝶衣:一个东方化了的中国人和他的本土原型
- 《蝴蝶夫人》和《霸王别姬》比较 [美]史小玲/156

学术交流

- 中国新文学批评的传统与现状
- 中国新文学学会第28届年会暨萧殷与中国新文学批评学术研讨会综述 曾庆江 王仁宝/16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评论(四)/黄永林,阎志,张永健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622-5871-1

I. ①新… II. ①黄…②阎…③张…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8919号

责任编辑:古 沁 冯会平

封面设计:罗明波

责任校对:易 雯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152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网址:<http://www.ccupress.com>

印刷:武汉理工大印刷厂

字数:310千字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10.5

版次:2012年12月第1版

印次: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00元

顾

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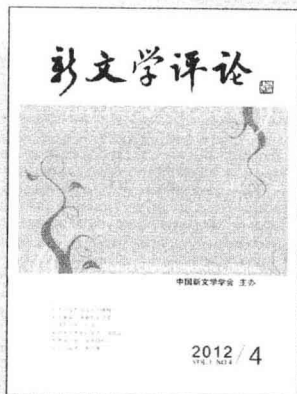
丁 帆 古远清 艾 斐 刘醒龙
张 炯 杨 樾 陈平原 陈忠实
陈思和 周健明 於可训 苗得雨
姚海天 洪子诚 阎 纲 黄修己
温儒敏 舒信波 蒋守谦 熊德彪

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王庆生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庆生 王彬彬 乔以钢 刘 复 生 朱水涌
朱栋霖 严 辉 何言宏 何 锡 章 吴义勤
张永健 张志忠 张清华 张 新 颖 李云雷
李建军 李遇春 杨 扬 杨 彬 陈公仲
陈晓明 周晓明 周新民 欧阳友权 南 帆
施战军 柳忠秧 洪治纲 胡 亚 敏 贺仲明
贺桂梅 赵小琪 郭宝亮 阎 志 阎晶明
黄永林 程光炜 谢有顺 熊 元 义 樊 星



新文学评论

2012/4

编委会主任:王庆生

主 编:黄永林 阎 志 张永健

执行主编:李遇春

副 主 编:樊 星 贺仲明 周新民

编辑部主任:严 辉

编 辑:《新文学评论》编辑部

电子信箱:xwxpl@sina.com

地 址:湖北省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 编:430079

主办单位:中国新文学学会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

作家语录

文学与人的成长 红 柯/5

重审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主持人语 樊 星/15

一部被误读的通俗小说

——谈《穆斯林的葬礼》的通俗性、民族性与现代性.....

..... 张 生/19

历史题材版的“改革”叙事

——重读凌力的《少年天子》..... 杨文军/22

“交叉地带”的矛盾书写

——论《平凡的世界》兼谈路遥的小说创作..... 陈桃霞/28

城市空间、日常叙事与知识分子政治学

——关于《都市风流》的另一重文本解读..... 韩 晗/36

激情错位的尴尬

——重评刘白羽《第二个太阳》及其他..... 张 磊/40

打量历史的别样眼光

——重读徐兴业的《金瓯缺》..... 陈 霞/45

诗人档案·林莽

主持人语 张清华/49

读写散记 林 莽/51

见证白洋淀诗歌

——林莽访谈录 张清华 林 莽/55

“冰层冻裂的轰鸣”与“寂静中的火焰”

——论作为“白洋淀诗人”的林莽..... 王士强/60

新文学史家访谈录·温儒敏

学问与人生不是两张皮

——温儒敏先生访谈录 温儒敏 刘子凌/66

中山论坛·叙事的新变

主持人语 谢有顺/73

旧材料,新作品

- 施蛰存历史小说的身体叙事 任 瑜/75
- 难以告别的革命
- 先锋小说叙事伦理及其转向 单 昕/81
- 审美观念位移与1990年代初中国小说的叙事转型 杨 荣/88
- 地域文学的叙事空间
- 以文学中的“湘西形象”为例 周会凌/94
- 从去历史化、非历史化到重新历史化
- 新世纪小说叙事的实践与想象 李德南/100

纪念萧殷

- 萧殷先生的三大贡献 温儒敏/108
- 萧殷师与我的不解之缘 黄伟宗/110
- 略论萧殷的典型理论思想 刘安海/113
- 萧殷与延安文艺批评及其当下意义 吴 艳/119
- 历史脉络里的寒冷与温暖
- 萧殷小说分析 王学海/126

学院风骨

- 小说故里
- 论当代“精神还乡”的一种写作动因 董之林/130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

- 梅社考 尹奇岭/140
- 从世俗关怀的角度审视民国旧体诗话的现代性 彭继媛/147

中国新文学在海外

- 宋莉玲和程蝶衣:一个东方化了的中国人和他的本土原型
- 《蝴蝶夫人》和《霸王别姬》比较 [美]史小玲/156

学术交流

- 中国新文学批评的传统与现状
- 中国新文学学会第28届年会暨萧殷与中国新文学批评学术研讨会综述 曾庆江 王仁宝/16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评论(四)/黄永林,阎志,张永健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622-5871-1

I. ①新… II. ①黄…②阎…③张…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8919号

责任编辑:古 沁 冯会平

封面设计:罗明波

责任校对:易 雯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152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网址:<http://www.ccnpublish.com>

印刷:武汉理工大印刷厂

字数:310千字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10.5

版次:2012年12月第1版

印次: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00元

中国新文学学会热烈祝贺 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尊敬的莫言先生：

欣闻您刚刚荣获 2012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为中国新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中赢得了巨大荣誉，特此对您表示衷心的祝贺！中国新文学自“五四”以来已走过了百年风雨历程，您作为中国新文学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新一代文坛重镇，此次代表中国作家偿还夙愿，化解了当代中国作家和读者的诺贝尔文学情结，实乃可喜可贺！三十年来，您凭借着《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一系列中篇小说著作，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占有着令人瞩目的地位。您所精心营造的“高密东北乡”已成为了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村庄，而且必将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一样永垂世界文学史册。您在魔幻化和狂欢化的叙事手法、超现实与超感觉的语言技法，以及对现代中国历史与现实、文化与人性的深度观照上所体现出来的独特艺术精神，为中国新文学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必将激励着当代中国文学进一步走向繁荣！

中国新文学学会

2012 年 10 月 11 日于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与人的成长

◆ 红 柯

早年的人生规划里没有当教师的想法，跟大多数农村学生一样，求学的目的就是离开农村，只要能离开农村，有一份职业，上什么学校上什么专业都是次要的。当年的高考志愿都是远方的大学，既然要离开土地，就越远越好，北至黑龙江吉林，南至广西云南广东，东到山东江苏，专业也是历史专业，结果录取到离家门口最近的宝鸡师范学院中文专业，这所大学离家一百多里，当时没有历史系，调剂到中文系。我一直喜欢历史，中学时找不到历史课本，就以范文澜、郭沫若、吕振羽的中国通史当课本看，通读好几遍，做大量笔记，地理课本就是从同学家里找的“文革”前的两本《世界地理地图册》与《中国地理地图册》。喜欢文学，但不喜欢中文系，更不喜欢当教师。西北尤其是陕西关中西部农村，千百年的习惯：男人大都沉默寡言，滔滔不绝、喋喋不休是娘儿们的习惯，你想想啊，周秦故地，对男子都是斯巴达式的教育，男人意味着行动，多说一句话都是可笑的。整个求学期间基本上没有在台面上说话的勇气与能力，我的那些农村同学亦如此，临到大学毕业，要去中学实习，该有多么恐惧与狼狈！大学四年的大多课程成绩都在前三至五名，毕业论文也是优，唯独实习讲课是良，实习讲课时城市同学的优势一下子就体现出来了。幸好大学毕业留校编院刊。一年后远走新疆，我真正热爱教师这个职业是从去了新疆开始的。

后来回忆这一幕，估计是大漠的缘故。西域大漠，瀚海绿洲就像大洋里小小的岛屿，安静孤独，就让人有说话歌舞的愿望。我所居住的奎屯小城两万多人，所执教的伊犁州技工学校也就六七百人，马群羊

群常常涌入校园，雄鹰从绿洲上空滑过发出长长的啸音，哑巴也会说话的。绿洲给我的最大感悟就是文学是个有机体，与天空大地阳光空气息息相关。深入大漠，对着干枯的梭梭红柳呼气，这些沙漠植物眨眼间就会活过来，仿佛给溺水者做人工呼吸，生命从来没有像在大漠中这么脆弱这么神奇，对我这个关中子弟来说太震撼了。西域大漠另一启示：中国文学包括草原诸民族，他们跟汉文学一样灿烂辉煌，在内地大学所学仅仅是汉语言文学以及外国文学，在西域，文学的肌体总算完整了。我所执教的学校里一半师生是少数民族，我在各种语言交融中耳濡目染，汉语的特点尽显无余。执教数年后，我在上海《语文学学习》杂志上发表《感悟与语文教学》，同时在课堂上讲授“文学与人生”，我把文学的形态与人生的成长结合在一起，即：人生的童年时代对应神话传说童话科幻儿童文学，核心是幻想与想象；青少年时代对应诗歌，核心是情感；中年对应小说戏剧，核心是经验；老年对应散文，核心是智慧。当时接触到《江格尔》与《玛纳斯》，准噶尔盆地大致属于江格尔史诗发生的地域，卫拉特蒙古人心目中的宝木巴圣地即阿尔泰草原。我所居住的小城奎屯与乌苏相邻，以奎屯河为界，乌苏是我常去的地方，乌苏草原的蒙古族有许多江格尔齐即民间歌手，演唱的声音近于呼麦，沉郁悲壮，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演唱慷慨激昂，史诗格调近于秦腔，史诗人物几乎都战死沙场，听玛纳斯齐演唱让我这个关中子弟马上想到《金沙灘》、《李陵碑》、《下河东》，而柯尔克孜人的起源据说与李陵有关，李陵及残部二百多人降匈奴后，娶匈奴女子为妻，北方草原上就诞生了一个新民族——黠戛斯人，这个民族崛起于大漠后，纵横叶尼赛河与大兴安岭之间，一举摧毁回鹘汗国，迫使回鹘人迁居天山以南，产生过艾

特玛托夫的吉尔吉斯人即柯尔克孜人，读艾特玛托夫的小说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每次去塔城，博乐，从阿拉套山下经过，不由让人想起艾特玛托夫。当时我给学讲生讲的总是人生的童年时代，草原民族相对于汉族总显得青春如同朝霞。1995 年底回陕西执教于宝鸡文理学院，讲文体写作时很自然地加入这一章节，内容趋于完善，2004 年底调入陕西师大，继续讲授《文学与人生》，其核心依然是“文学形态与人生成长过程”。

二

我清楚地记得 1995 年 8 月我回到阔别近 10 年的小城宝鸡时的情景。全家年底回陕西，我先打前站，走出火车站到经二路口，正好学生放学，孩子们背着大书包，目光苍老，脸色苍黄，我都惊呆了，回到故乡整整一年都难以适应。老气横秋的内地孩子们与西域大漠的儿童反差如此之大！我本人对童年格外敏感。我高一时才读到安徒生童话，从学校图书馆里借了《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十字军骑士》，偶尔借到安徒生童话，如获至宝，不怕同学嘲笑，看完选集，再一本一本借分册，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部读完，才松口气不再嫉恨城里同学，他们在幼儿园时就读过了。我意犹未尽，高二时读完格林童话，豪夫童话，贝洛童话，上大学读到王尔德《快乐王子》，还有《彼得·潘》、《杨柳风》、《爱丽丝漫游记》、《夏洛的网》、《木偶奇遇记》、《骑鹅旅行记》、《神驼马》、《希腊神话与传说》，见一本买一本。大多是古旧书店两毛三毛买到的。

初中时同学讲维吾尔族民间传说《艾力·库班》，后来在新疆读到各民族的神话与传说，彻底反思汉文化的优点与缺点。欧美文学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史诗，对汉族讲可以成立，对少数民族就不合适，所谓少数民族三大史诗《江格尔》、《玛纳斯》、《格萨尔王传》，新疆就占两部，而藏族历史上的吐蕃王朝，其势力一直延伸到中亚腹地，塔里木盆地尤其是和田一带深受藏族文化影响。

神话、传说、史诗的核心是想象力，文人创作的童话科幻儿童文学的核心是幻想与想象。这正是人类童年时代的精神生活。人类的童年如同一个民族、一

个个体人的童年。最完整的神话传说应该是希腊神话，有楚图南的译本，有周作人的译本，马克思把希腊神话称为人类的童年。西方文化的根即两希文化，希腊希伯来，希伯来人的神话与历史全部包融在《旧约全书》中。此外就是印度神话《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季羡林先生终其一生翻译研究印度神话与文化，还有北欧神话《埃达》、《萨迦》，巴比伦神话《吉尔伽美什》，印第安人丰富的神话传说直接引发拉美文学爆炸。各民族史诗也都带有神话特点，与神灵相通，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古希腊的荷马史诗，神干预人类的生活，有王焕生、陈中梅、罗念生、傅东华先生的译本。欧洲各大国几乎都有其民族史诗，英国的《贝奥武甫》、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的指环》、西班牙的《熙德之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相比较，中国神话少、内容散，《山海经》、《穆天子传》、《搜神记》神奇怪诞，过于简略。应该感谢袁珂先生，收集整理中国古代神话，著有《中国古代神话》，文字优美通俗，适合孩子们阅读，编有《古代神话选释》，适合学术研究。陈稗常先生著有《中国上古史演义》，也是不错的通俗读本，林汉达先生的《东周列国故事》、《前后汉故事》也可以当作早期汉民族史诗与英雄传说。先秦诸子百家有大量的寓言，近于希腊的《伊索寓言》、法国的《拉封丹寓言》、俄国的《克雷洛夫寓言》。韩非子的许多寓言说理性太强且直奔主题，庄子应该是最具想象力的，整部《庄子》可以当作神话小说来欣赏，可是《庄子》文辞古奥，一直是知识分子的所爱，也是中国古代的艺术哲学，无法走进孩童世界。《易经》应该是汉民族的《摩西五书》，完全是远古巫师们的杰作，至周文王姬昌成书，古奥至极。《史记》总结了整个先秦那个大时代，接近希罗多德的《历史》即希波战争史，希罗多德记录了希腊以及地中海东岸小亚细亚到波斯高原诸民族神奇的传说，枝枝蔓蔓引人入胜，司马迁也是如此笔法，从帝王将相到刺客游侠，融入种种传说，既有神话色彩又有英雄史诗的特点，运用了当时的口语，传神生动。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修正了希罗多德，班固也修正了司马迁，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严谨、是规范，但那种神奇与浪漫却消失殆尽。

童话科幻儿童文学都是我们民族的一大缺憾，不像神话传说尚有资源可供搜集整理，《西游记》勉强纳入儿童文学，孩子们喜欢孙悟空猪八戒，但那毕竟是成人视角；《千字文》开头极好：“天地玄黄，宇宙洪荒……金生丽水，玉出昆冈……”有创世纪的味道，还是太简略。真正的儿童文学开始于五四时期，五四运动的贡献之一就是几大发现：发现了人、妇女、儿童，周作人功不可没，他大量介绍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对儿童文学更是情有独钟。后来就是叶圣陶的《稻草人》、张天翼的一系列童话以及茅盾先生的专著《神话研究》。

有几个因素影响中国人神话思维与想象力：（一）先秦以后儒家独尊。孔子就有“子不语力乱怪神”，儒家“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和入世讲当下，对神话玄虚的东西不感兴趣，中国历史上三个大时代：先秦思想，魏晋风度，“五四”精神，都是儒家不再独尊或者微弱的时代，先秦与魏晋又是玄学，是老庄、志人志怪野史笔记发达的时代。（二）历史学发达。中国文化几乎是历史文化，中国人对历史的重视世界各国难以比拟，相邻的印度屡遭外族入侵，几乎没有历史，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反而留下古代印度的历史，印度人的精神生活全贯注在宗教神话戏剧歌舞中。历史讲实证、考据，影响到文学，即使诗歌这种最具想象力的文体，也讲究无一字无来处。（三）宗教意识淡漠。汉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人格化的一神教，人与上帝之间有辽阔的心理空间，上帝之下君父并不是至尊权威。想象力是需要空间的，如果说中国人有宗教的话，那就是世俗化的人间生活，即天地君亲师，天地不是人格神，很抽象，且多元。后来君王失去权威，师道尊严也荡然无存，我们唯一的神灵与至尊就是父母与祖先，父母兼有上帝与弥赛亚降世者耶稣的功能，与我们形影不离。中国人没有西方人那种彻骨的孤独与绝望，也不怎么需要神话与童话，上帝与我们朝夕相处。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丧，子女守孝三年，是有道理的。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走出中世纪，也就是人走上前台，人在上升。中国人的上升历程，天地不再，皇帝倒了，“五四”以后，反封建、摆脱家族，巴金先生的《家》影响几代人。但摆脱上帝与摆脱父

母是不一样的，上帝可以让其进教堂，父母就在我身边，中国人的孝子相当于西方的圣徒，中国人的“家”相当于西方的私宅与教堂的结合。西方人的探险家舍身异域，甚至走向太空，有《圣经》有教堂就有家园，中国人的家园有父母有祖先的坟墓，古代的中国人通西域走西口下关东都得落叶归根。中国人骨子里对异域不感兴趣。中国人的“家”意识对父母是双刃剑，一方面对子女极尽关爱，一方面父母离异子女失去的是“天堂”与“家园”，是物质与精神与心灵的多重失落。西方的人之上升，我们一直强调与神的对立，几乎看不到神与宗教对西方文明的积极作用。文艺复兴那些大师们，画圣母画耶稣，这些形象的原型几乎都是大师们的心上人，不是父母亲人就是情人，神性走向人性，而牛顿、爱因斯坦这些科学巨匠都是虔诚的教徒，研究的物质中有神有上帝，如同创世纪在创造科学，斯宾塞《论教育》中有专门的章节讲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我们有四大发明，李约瑟博士专门有十几卷的《中国科技史》，但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应该包括科学技术、科学试验、科学理论，后者我们没有，传统主流文化中我们的文化不讲究科学，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我们有算术，鲜有数学，古希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我们没有。科幻小说在古代跟儿童文学童话一样也是缺失的。中国古代科技走不到现代意义的科学，其中原因之一是宗教的缺失，“彼岸世界”提升人们的思维走向遥远的未来，走向更辽阔的未知领域。生活在别处，家在远方至少不是我们的主流。我们总拿古希腊与先秦诸子百家相比，孔子与苏格拉底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区别也是很大的。苏格拉底首先宣称自己无知才求知。古希腊哲学的原意就是“爱智慧”，不是智慧的化身，我们的先哲、圣贤，智慧人格化：我就是真理，我就是智慧。古希腊人说：我们仅仅是智慧的追求者，把智慧置于很高很远的地方，追求他而不占有他，智慧跟弥赛亚一样是悬置的。西方人后来信奉上帝以及上帝之子，因为古希腊人的智慧空留着，上帝及上帝之子很容易填上去，于是上帝成为大创造者，这种心理模式没有变。而且试图用几何与代数去计算去证明神的存在，一批精神探险家托勒密、哥白尼、布鲁诺们就出现了，再后来就是达芬奇们米开朗基罗们但丁们麦哲伦

们哥伦布们。科学民主需要巨大的幻想与想象力。

(四) 权术过度发达。我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亚里士多德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这样的专著，我们不是政治学而是《商君书》、《韩非子》，核心词就是法势术，王元化先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写有《韩非论稿》，专论韩非的“术”。中国人对“术”太感兴趣了，这也是历史文化丰厚的结果，也是历代官场宫廷生存发展的关键问题。术的畸形发展，倾心于心术心计，阴谋诡计，决不是一个健康的标志。每每读《韩非子》，我感到无限的悲哀，一个知识分子倾其毕生精力写出这么一本书，几乎把人当畜生，人完全工具化，不管是被治的万民，还是治人的帝王与官吏，都成为工具，都丧失了人性，这也是以《韩非子》为治国大纲的大秦帝国迅速瓦解的原因。《韩非子》与大秦帝国奉行的是丛林原则，即古老的自然法，自然法意味着对敌人对战败者对占领区不讲正义不讲人道。汉承秦制，但其治国策与文化先黄老后儒家，与周文化接轨。礼制是儒家的核心，讲道义讲仁爱，接近西方的万民法。罗马帝国与野蛮时代的日耳曼人决战时，凯撒与日耳曼王的理念冲突，前者行万民法，占领区人民与罗马人享有共同权利，后者行自然法，对所占领的高卢地区实行野蛮统治。秦帝国其武力不亚于罗马帝国，但其治国策没有罗马的正义与文明。东罗马帝国最后奉基督教为国教又延续千年。西方直到文艺复兴晚期才出现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大意与《韩非子》相近，也是讲统治技术，但区别在于《君主论》中有人的尊严，即使这样，这种技术文化决不是人类的福音。近代意大利给人类的贡献是艺术，不是政治学，后来出现法西斯墨索里尼以及那么多黑手党决不是意大利人民所愿。我们的技术文化早了一千多年，先秦时代就趋于完整，历朝历代更是蔚为大观。到了《三国演义》几乎全民化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所崇尚的权术与暴力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太大了，“四书五经”也难以抗衡，今天的宫廷戏职场竞争术就是其结果。刘再复先生写有《双典批判》，笔者有长篇小说《阿斗》。

心术的高度发达使得一个民族过早地成熟，童年极其短暂。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族，春秋战国时代还有血性有英雄气概有童心的率真单纯，南北朝五代宋

元明清，那些频频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身上也能看出先秦时代汉人消失的豪勇与纯真。童书业先生的《春秋史》中有一个细节：两个男子追求一个女子，一个男子抬金银珠宝去女子家显摆，另一个男子骑骏马入女子宅院，朝院中大树射一箭，箭头扎进树干好几寸，女子惊讶：伟丈夫也！择为佳婿。这种故事只能在周秦汉唐以后的北方草原上存在。童心的丧失是我们民族的一大悲哀。仔细想想屈原所受的苦难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算什么呀！司马迁、杜甫、苏东坡，以及明清的文人所遭受的坎坷都是屈原无法相比的，屈原就像个孩子，受了委屈又是《离骚》又是《天问》，刨根问底上下求索的劲头完全可以跟后来的但丁媲美。屈原有赤子之心，童心未灭，绝不委屈自己，屈原的继承者李白又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顽蛮可爱。我专门写过一篇有关李白的《天才之境》，大意是李白五岁前在中亚碎叶度过了金色童年，那么大的酒量，死的时候也是大醉捞水中月淹死，那么大的胆量，“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要知道想象力是需要胆量的。有气魄有胆量才能不拘小节才能打破常规，以至于打破了诗歌的文体写下最早的词；唐宋词选的前几首都是从李白的《清平乐》“平林漠漠烟如织”开始，明清李卓吾、袁宏道提倡童心说性灵说，就是源于我们民族的少年老成、老气横秋、城府极深，陷阱深成炕，躺上边睡觉而不觉。曹雪芹的《红楼梦》最引人注目的是儿童视觉，大观园里完全是一群孩子，林黛玉到外婆家时也就十三四岁，宝玉的人生也近乎童话与神话，一块玉有了灵性，求道人与和尚带入尘世走一遭，惹一段孽缘，然后又回到玉石，全书基本是插叙，两头是玉石，中间是入世后的红尘生活，用刘再复先生的说法，大观目光即赤子之眼光，童心即心灵，心无气如行尸走肉，说到底还是童话是儿童文学，在儿童视野里，成人世界荒诞可笑，格拉斯《铁皮鼓》里不愿长大的奥斯卡也是由孩童视野看成人的可笑与荒谬。有意思的是，中国古典文学从屈原开始从曹雪芹结束，两人气质个性遭遇如此相似：都是贵族，从九天之上跌入人生低谷，反差极大，都跟孩子一样率真单纯童心未灭，放声大哭，其作品都是神话思维，富于浪漫主义的想象与神奇。不同的是屈原的香草美人，其美人并不指美丽的女性而

是品性高洁的君子，心之所向，君王也，把政治诗写成爱情诗。曹雪芹专写美丽聪慧的女子，还有天使一样的贾宝玉，有人把宝玉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阿辽沙相联系是有道理的。《红楼梦》与《三国演义》、《水浒》、《金瓶梅》不在一个档次，后者的核心是政治权谋是江湖是世俗化生活的庸俗不堪，没有人性更没有神性，《红楼梦》有诗意有神性，大观园里的孩子们有精神世界有灵性，民间所谓孩子是精灵通神灵，《红楼梦》把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展示出来了。刘再复认为“五四”运动应该打出《红楼梦》这张大旗，就像文艺复兴打出了古希腊文明一样，《红楼梦》里有“五四”要发现要寻找的人、妇女、儿童。曹雪芹如同但丁，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也是近代第一位歌手。何不把《红楼梦》当一首哀歌一首长诗来欣赏。

儿童文学在中国缺失另一大原因：中国是农业文明，农业种庄稼，天时气象节气很重要，中老年农民个个是农业专家，所以农业民族尊老，以老人为主。游牧民族工商业民族交流迁徙，年轻力壮者胜，尚青春活力，尚未来；游牧民族以及欧美国家直到现在也是儿童的天堂。游牧民族古时还有一种习俗：老人年老体衰了，就悄悄离开群体到荒漠中去自生自灭。周人最先从游牧生活转入农业社会，也最“先尊老爱幼”和建立最初的礼仪，后来走向极端，到了宋元明清，全民族老人化，暮气弥漫，鲜有朝气与青春活力。

结论是儿童时代，即幼儿园到小学阶段，应该让孩子们阅读本民族以及人类所有优秀的神话传说史童话科幻儿童文学，让孩子们充满幻想。幻想再进一步就是想象，想象与幻想的区别是，幻想完全虚无缥缈缺少实现之可能，而想象是可以实现的幻想，想象有一种内在的逻辑，有理性的因素，要让人信服。想象的一般定义是记忆通过联想产生新形象的过程，联想是平面的是物理反应，想象就是立体的是化学反应；康德给想象下的定义是：强有力地从事物现实中获取材料形成第二自然，即艺术世界。想象是一种能力，是创造力，是生命力，也是概括的能力。想象力的主要特征是：（一）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二）在貌似混乱毫不相关的事物之间建立内在的联系；（三）

打破常规，超越平庸与一般，大起大落直达事物的本相。这种能力与素质应该形成于人生的童年即黄金时代。维柯把人类历史划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童年是人的神性时代，那时我们每个人头上都有三尺神灵。

三

中学到大学正好是人生的青少年时代，关键词是青春，对应的是诗歌，诗歌的核心是情感。诗歌在文学中最古老也最接近音乐，说文学源于生活源于劳动，不如说源于原始人的巫术。巫师是连接上天与人的通神的一类人，也是原始的知识分子。巫术的仪式载歌载舞，歌词分离为音乐与诗，诗最初是歌唱的。所有民族的文学都从诗歌开始，也都从爱情诗开始，这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闻一多先生把《诗经》称为中国人歌唱的时代，孔子给我们的诸多贡献之一就是编纂了《诗经》，有点近于希伯来人的先知与士师。《旧约全书》最感人的篇章除上帝创世纪外就是雅歌，所谓雅歌即诗歌中的诗歌，最优美的诗歌。那是希伯来人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繁荣强大的所罗门时代。智慧与雄才大略的所罗门王看中了一位美丽的牧羊女，牧羊女被带到富丽堂皇的宫殿。牧羊女不快活，牧羊女怀念在旷野牧羊的日子，风餐露宿中牧羊少年赤裸温暖的胸脯远远胜过所罗门王的宫殿。希伯来人就把牧羊女的歌声收入经典，与创世纪与摩西五书并列。编纂《诗经》的孔子远比后人想象的要丰富要有情趣，那些爱情诗篇让全人类都能读到我们的祖先那么丰富美好的情感生活。原始孔子绝对是一个感情深沉细腻丰富的人，读《论语》也能感受到孔子的风趣与幽默。司马迁在《孔子世家》的结尾情不自禁地写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先秦时代的孔子应该是这样子，而不是董仲舒修改过的孔子。“五四”时期一句口号“打倒孔家店”，陈独秀等“五四”先哲也特地说明打倒的不是先秦的孔子，是被历代统治者改造的孔子。孔子最富于人性光辉的篇章在《诗经》与

《论语》中,《春秋》次之,到了他的弟子们作的《中庸》、《大学》,所谓形象大于思想,艺术家孔子远离了我们。儒家诗意的部分消失殆尽。到荀子儒学即转向纯粹工具理性,以前的儒家没有操作性,故处处碰壁。孟子应该是最后一位大儒,尚有理想主义的余温,荀子应该是儒家转向法家的关键人物,他的弟子韩非彻底剔除掉儒家以及人文主义的理想色彩、仁爱慈悲以及世间所有的温情与诗意,把人性恶发挥到至极状态,秦始皇以此为治国策平天下。儒法相通,前者纯理论,后者纯技术。与此相应的古希腊,苏格拉底相当于孔子,柏拉图相当于孟子,亚里士多德应该对应荀子韩非子,但亚里士多德不是孟子韩非子,亚里士多德没有背离苏格拉底柏拉图们的古希腊文化传统,亚里士多德有《诗学》《物理学》《动物学》《伦理学》《政治学》等一系列巨著,《伦理学》探讨何为善,何为幸福与道德,《政治学》探讨何为最好的政府形式,认为国家必须有超乎强权之上的道德目的。亚里士多德也是古希腊学者中在亚洲穆斯林世界影响最大的人,直接影响了伊斯兰哲学哈兰学派、凯拉姆学派、苏菲主义,形成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他们又反过来影响了欧洲的阿奎那。伊斯兰世界保存了希腊文化,也成为文艺复兴的思想来源之一。亚里士多德生前最得意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一手执剑一手执荷马史诗,征服世界,其武功绝不亚于秦始皇,亚历山大大帝所到之处几乎都被希腊化,他将希腊文明传播到了欧亚非三大洲。直到汉武帝那个时代,大月氏人西迁,灭大夏,那个大夏就是希腊文化在中亚的最后王朝。张骞通西域,基本上是印度文化、希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大融合。大秦帝国有关制度,有经济力量,唯独没有文化。所谓楚有三户可以亡秦,战国晚期,楚国的政治军事一败涂地,可文化远在秦之上,《诗经》之后,《楚辞》让长江流域人民的精神大放异彩,老庄也是楚文化的一部分,秦的遗民司马迁基本上继承的是楚文化以及浪漫主义与道家思想。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人格及风格》对此有很好的阐述。李长之的另一大作《孔子的故事》仅八万字,是我所读到的最朴素感人的书。

我总以为农业文明封建社会诗歌是一体化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盛唐,也是人类农业文明最辉煌的

顶峰了,所谓盛唐之音,非诗歌莫属,一首《春江花月夜》极尽青春与生命的美好,韩愈所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在唐人笔下,穷尽了中国人最具生命力的部分,所谓周秦汉唐,慷慨豁达豪迈勇武,而宋元明清则老迈体衰暮气沉沉。人类各个民族传统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不是政治思想哲学,而是充满想象力与情感世界的文学艺术,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糟粕大多在哲学思想领域。文学史告诉我们,李白是屈原楚辞浪漫主义的继承者,杜甫是《诗经》现实主义的继承者。笔者以为30岁前读李白,那种天真单纯热情飘逸与青少年的青春相呼应,离开校园步入社会,有了阅历,再读杜甫,对人之沧桑情感之沉郁体会更透彻。这种沉郁厚重的情感其因何在?我以为孔子以后,原始儒家那种仁爱思想的真正传人是杜甫,不是董仲舒郑玄,不是古文经学今文经学,不是韩愈,不是宋明理学乾嘉朴学,他们将孔子改造得面目全非。不要忘了《诗经》是经孔子之手留传于世的,《诗经》与原始孔子诗意的人文意识弥赛亚降世一样沿袭在杜甫身上。笔者中学时有幸买到傅庚生先生的大作《杜诗散译》,后又在旧书店购得傅先生另一大作《杜甫诗论》,以及冯至先生《杜甫评传》、萧涤非先生《杜甫诗选》。其中一个细节令人难忘:杜甫幼时由姑妈抚养,瘟疫流行,姑妈把房间里最好的位置让给杜甫,她的亲生儿子、杜甫的表弟染病身亡,也就是说杜甫的命是表弟换来的,这种童年记忆影响了杜甫的一生,也是杜甫诗歌的元气所在。这种舍身的义举,近于佛教故事中的以身饲虎。杜甫的人生注定为灾难所准备,比他年长十多岁的李白是为盛唐而生的,行云野鹤一般,安史之乱爆发,李白很快离开人间,杜甫走上前台,动荡不安颠沛流离几乎是他大半生的写照,自己的孩子都饿死了,他还惦记着皇上吃饭了没有,泪水打湿了手中的野菜团子。每当读杜诗,心中的酸楚难以诉说,他几乎是耶稣的化身,替人类承受苦难,唯独忘记自己还身在苦难中。我更多的想到的是孔子,他仿佛孔子再世。也只有杜甫把原始孔子的仁爱提升到信仰又还原到日常生活,从此儒家的仁爱与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怜悯成为人类最美好的精神资源。

当我们把想象力当作创造力的时候,情感就是人

生的动力，动力比创造力更重要，应该是人生第一要素。人生开始的时候情感教育太重要了，我们生命的第一缕曙光应该有爱有温暖；爱是一种艺术一种素养一种能力，情感世界中最高的状态是爱。诗歌是表达情感的最佳文学方式，戏剧小说散文，这些叙事艺术最完美的状态也是包含了诗性元素的状态。

情感是有层次的，激情、情绪也能导致恨，情操情怀就属于高层次了，有了境界，有了理性的因素，最高的层次是爱，爱是无须质疑地接近信仰，达到爱的层次的情感的关键词是真诚、虔诚。好的艺术品本身就是爱的教育。托尔斯泰听完柴可夫斯基的《悲枪交响曲》泪流满面；海涅在断臂的维纳斯雕像前唏嘘不已；俄罗斯人听完夏里亚宾演唱的《伏尔加船夫曲》没有欢呼没有鼓掌，而是默默地站立，然后默默地离开，从此，终其一生那美好的歌声久久回荡心底难以消散；拿破仑戎马生涯中随身携《少年维特之烦恼》，战争也无法抵挡对爱情的渴望……文学艺术使人成为真正的人，提升人，丰富人。现代主义艺术一味地哲理化一味地深刻一味地排斥感情一味地零度写作，哲学一样深刻到人性的本质，本质并不是人性的全部，黑格尔早就警告过：知性把握不了美，酒精不是酒，人生丰富的情感世界的丧失也是现代主义艺术的一个教训。

回到伟大的李白以及所有中国古代的诗人们，其作品大部分抒写了自然的美，抒写了家国情怀，抒写了友情。尤其是田园山水诗，连同中国画，表现了大自然的神韵。大自然地意味着母爱，对大地对大自然的尽情讴歌背后隐含着中国人浓郁的母子之情。前边讲过父母是中国人世俗生活的上帝，父母扮演着上帝的角色。如果说神话传说英雄史诗童话科幻儿童文学所包含的幻想与想象力追求的是神奇的话，与诗歌以及一切有充满诗意的艺术品相关联的情感世界所追求的则是真诚。中国人的情感世界里基本是天地君亲师，与西方文学相比我们缺失的是夫妻之爱。杜甫与苏东坡给妻子写过少量的作品，清代江南一个叫沈复的小商人有一部记录他们夫妇生活的小册子《浮生六记》，生动感人，堪称杰作。大多文人写尽了歌妓，柳永是这方面的高手，李商隐的爱情诗篇大都写的是与情人间的隐秘生活，极其朦胧如同密码。大胆直白

的是《金瓶梅》、《肉蒲团》以及各种房中术、采阴补阳大法，足以让欧美各国目瞪口呆。我们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从貂蝉潘金莲潘巧云王婆到《金瓶梅》系列到刘七巧，不是女间谍就是恶妇淫妇毒妇，我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何在？我们的安娜·卡列尼娜何在？我们的《简·爱》、《呼啸山庄》、简·奥斯丁何在？更不要说但丁与贝雅德丽采，彼得拉克与劳拉了。不得不再次提及《红楼梦》，曹雪芹总算以一系列光辉灿烂的女性形象把中国古典文学推上了高峰。曹雪芹是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也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贾宝玉与林黛玉心心相印，但没有成为夫妻，曹雪芹无法解决这个难题。我们无法想象林黛玉的家庭生活，林黛玉追求的是爱情不是婚姻。倒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解决了这个难题，十五六的少女娜塔莎爱上了安德烈公爵，安德烈公爵快三十岁了，妻子去世，这个成熟的男子请求娜塔莎一年后再公开他们的婚约，这一年娜塔莎经历过种种磨难，最伤心的是受流氓诱惑差点与其私奔，幸好被亲人们劝阻，后来安德烈公爵去世，小说结束时二十五六岁的娜塔莎与安德烈公爵的朋友彼埃尔结婚。女性从少女到少妇的这种巨变绝对堪比文学世界里平地拔起珠穆朗玛峰，相当于从林黛玉到王熙凤；老托完美地写出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中国汉族文学没有这么一幕。笔者在西域10年，读到大量少数民族的作品，像纳瓦依像十二木卡姆，那么多爱情诗，都是几百首几千首，或者几万首的爱情长诗。

爱情诗，爱情小说，与情感有关的杰作应该是青少年时代的精神食量。情商很重要，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品格更多地体现在对女性的尊严与赞美，所谓绅士风度、骑士精神也应该体现在东方男人身上。弗洛姆有一本小册子，《爱的艺术》。童年是充满神灵的黄金时代，青少年则是半人半神的英雄时代，在进入理性之前，应该有想象力这双翅膀，更应该有情感这个发动机，一个人在进入社会的时候在展示他的能量与才华的时候，就应该懂得生命有三种力量：以力制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特别强调童年到青少年最好的导师是大自然。苏联有教材《学前儿童与大自然》，法国埃德加·默林与安娜·布里吉特·凯恩的《地球祖国》。

四

这里所说的中年指青壮年，即青少年时代结束，步入社会，也意味着真正生活的开始，社会与生活是辽阔的复杂的，诗性的美的元素沉潜在生活深处，与之对应的是小说戏剧。

小说戏剧的出现标志着封建社会的衰落，尤其是小说，基本上是城市的产物，是工商业的产物。宋元明清，城市大量出现，像武大郎这样的人凭手艺可以在城市里谋生，不再依赖土地。《三国演义》中的关公是义的化身，这种义已经是包含了近代工商业的元素，关公对大哥讲义，对曹操也讲义，对所有人讲义，所谓义薄云天，既是财神也是武圣，倒是张飞李逵这些人是真正的封建奴才，张飞李逵只认大哥，大哥以外全不是人。关公这种义无界限是封建文化的异类。封建文化是封闭的，固定的，静止的，工商文明是动态的开放的。动态开放的文明形态，其诗性的美的元素深含在客观冷静的叙事中。西方从荷马史诗开始，就是叙事性很强的史诗，有人物有情节有细节，写实功夫很深，完全可以当小说来欣赏。从古希腊开始就多是工商业立国的城邦国家。希伯来人也是从游牧到商业，《旧约全书》里全是动人的民间故事。这些叙事文学是正儿八经的经典。与之相反的农业立国的中国有悠久的抒情传统，古典诗歌基本上是抒情诗，叙事文学不发达，历史文化极为发达。历史是集体的声音，而小说是个人的声音。抒情诗也是个人的声音，但抒情诗的主人公是诗人自己，中国文学史基本是诗人自己的历史，欧美文学史既是作家史也是作家创作的人物形象史，中国古代，人的形象是缺失的。“五四”运动发现了人、妇女与儿童这些有血有肉的个体“人”。

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跟荷马史诗相比毫不逊色。荷马史诗一旦成形就成了死史诗，而中国三大民族史诗都是活史诗，从诞生那天起一直在发展，一代又一代民间歌手“与时俱进”，这个民族存在到什么时候史诗就发展到什么时候，几乎是一个民族的活历史，又比历史生动传神，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传奇的故事构成的，加上众多艺人的想象创造，既是个人创造又是集体创造，体现出民间艺术的风貌，即作者彻底消失在他所塑造的人物与故事后边。敦煌壁画

和蒙藏民族的唐卡宗教画也是这种古老的风格，真正接近艾略特所说的客观化非个人化。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这种叙事艺术对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意义巨大。本人当年的西域 10 年实在是一种机缘。初中时听一位同学讲艾力·库尔班的故事，后来在阿尔泰草原再听到熊的故事就萌发了给额尔齐斯河写一部小说的念头，就是后来的长篇《大河》。小学五年级在村子里找到一本《革命烈士诗抄》，读到维吾尔诗人穆塔里甫的诗，第一次感受到诗歌的美妙，后来我成为伊犁州技工学校的教师，来到伊犁河谷穆塔里甫的家乡尼勒克县，尼勒克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婴儿，尼勒克大草原就像一个生机勃勃的婴儿静静地躺在中亚腹地天堂般的伊犁河谷中。尼勒克种羊场与石河子紫泥泉种羊场都是新疆美丽奴羊的产地，后来我写了短篇《美丽奴羊》，再后来写了长篇《西去的骑手》，直接写到了穆塔里甫。这位优秀的维吾尔诗人被盛世才杀害时年仅二十多岁，他的笔名是“卡依那木—乌尔戈西”，卡依那木就是波浪的意思，西域瀚海里的波浪，生命如朝露鲜美烁亮。笔者数百万字的天山系列小说都是汲取少数民族活史诗的结果。这种方式的叙事艺术比欧美文学更容易为我们所接受，都属于中华民族，是在一块土地上的生活。有意思的是柯尔克孜人的《玛纳斯》里的英雄，有柯尔克孜人，有哈萨克人，有卡勒马克人（即蒙古人）有契丹人有汉人，任何一个草原民族的形成崛起都是好几个民族融合的结果，那个时代的草原歌手就有朴素的人类意识。在唐朝那个大时代，李白杜甫们都有壮游天下的经历。古波斯诗人萨迪说过：一个诗人应 30 年漫游天下后 30 年写诗。诗歌如此，比诗歌更丰富更复杂的小说更需要一个人的社会阅历。元曲兴盛的一大原因就是蒙古人建立了世界帝国，欧亚大陆连成一体，人类空前的大交流催生元曲的繁荣。草原游牧民族的这种动态开放式文明很接近欧洲工商业文明。

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样强调作家的地域性与户籍。有谁审查过司马迁李白杜甫白居易罗贯中施耐庵的作品内容与籍贯？小说是一种他者的艺术，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我走向他，从故乡出发走向异域；小说是个野孩子，好奇喜欢冒险，具有堂吉珂德精神，不再闭门苦读，要骑着瘦马手执破枪去挑战

风车。小说是世俗世故的老江湖，又是天真的孩童，这种天真让小说骨子里保留了古老的诗意。中国传统小说的三大中心：宋话本以及《水浒》的中心在中原开封汴梁，今天中原河南的小说底色就是活脱脱的“清明上河图”。冯梦龙《今古奇观》以及三言两拍的中心在江南吴越之地，今天的江南小说底色就是说不尽的风花雪月。比这更早的唐传奇，其中心在长安，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北及北方游牧民族梦寐以求的繁华世界。周秦王朝就起自西戎，关中及长安深深打上了西域以及北方草原的印记。诗歌在长安走向顶峰，然后是唐传奇，西北再西是河西走廊的宝卷，敦煌卷子，处在《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这些东起兴安岭西至天山昆仑山的草原史诗带上，今天的陕西以至大西北小说不接受其影响实在说不过去。汉唐长安可是与罗马并列的国际大都市，尤其是唐长安，儒道释三家并重，伊斯兰教兴起不久就传到中国，学术界认定具体年代为公元751年，而化觉巷的清真寺建于742年，基督教也传入唐长安，这种黄金时代开放的意识旺盛的生命力，应该是真正的中国小说精神，成熟自信健康豪迈。从唐诗到唐传奇秉承的是司马迁的《史记》风格，太史公以奇取胜。相比之下沈从文汪曾祺格局气象过于狭小，汪曾祺曾有写汉武帝的凌云之志，无奈太近宋话本与宋人笔记，无法走进唐人世界。体现一个民族伟大精神的应该是其生命力最旺盛的黄金时代，而不是暮气弥漫的衰落期。陕西应该对中国文学有更大的贡献。

小说戏剧对应的青壮年属于维柯所说的人的时代，神灵远离人类，人还原为人本身，经验丰富脚踏实地，真实而充满理性。

五

中国古典文学的正宗应该是诗歌散文，所谓诗文大国，小说戏剧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他们是鸦片战争以后接受西方文明的结果，尤其是王国维梁启超大力推动小说戏剧与诗文并列，才开始有了文学史的意识。古代文人所有的艺术理想基本上倾注于诗词歌赋，诗言志，志者抒情。散文是要载道的。先秦诸子百家都以文阐述自己的理念。极具想象力的《庄子》，基本上是个大寓言，在无限的时空里阐述君子不器回

归自我的理念。先秦那个大时代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希腊罗马。中西文化的差异再次显现：苏格拉底跟孔子一样都是述而不作。孔子生前经手的就一部《诗经》，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观群怨，往载道上扯；另一部就是《春秋》，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中国人很在乎青史留名，伟大的历史传统从此确立，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孔子自己的原创性言论死后被弟子们编为《论语》，也相似于柏拉图编写老师苏格拉底的对话集，区别从这里开始。中国最初的文都是子曰子曰，《老子》、《易经》、《书经》、《尚书》，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公孙龙子墨子们都是独言独语不容置疑，个个都是全能全知王者风范。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的对话体，西方就形成了最初的平等对话传统，文本里至少有两种声音，古罗马人发扬光大，元老院的公开辩论，西塞罗的散文就是其代表，还有罗马的法律，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意识，给双方都提供辩白的机会，即使战争也有国际法庭给对方以说话的平台与机会。辩论演讲也一直是西方教育的主要课程。从古希腊罗马戏剧发展而来的法国的拉辛莫里哀德国的莱辛一直到英国的莎士比亚的话剧，演员的基本功是说话，这种本领得之于辩论与演讲，话剧直接导致电影的产生，有人把中国皮影当电影的起源，但皮影仅仅是技术上的光影手段，电影那种平等对话的精神元素我们没有。对话传统的另一发展就是小说艺术中的复杂的心理独白与复调，两种以上的声音，音乐里有复调，绘画里有美丑对立，立体多元，叙事艺术就不是一种声音。

散文是叙事艺术的基础，散文从本质上讲不是一门艺术，《美文》杂志好多年前打出“大散文”的口号是有道理的。这本来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传统，八大家的散文也好，前秦诸子的散文也好，《史记》也好《古文观止》也好，作者都没有把所写的文章“艺术化”，“第二自然”与“第二现实”与此无关，打的报告上的奏章书信墓志铭题跋，总之诗词歌赋韵文以外的文字统统都是散文。散文这个概念直到宋代才出现，以前就是文章。所谓晋字唐诗宋词汉文章。两汉就司马迁、班固、扬雄、刘向们的历史书学术书。有人想远离生活形式主义一下，结果六朝华丽的骈文为韩愈所愤怒，韩愈要推行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